

真心难觅
美人易造



下卷

中国首部古装探险轻喜剧《美人制造》原著小说

十个悬疑魔幻故事，搭载结婚狂倒追傲娇男的搞笑爱情！

新增唯美故事美人鱼、孔雀山庄、牡丹舞，意外大结局全面曝光

金牌编剧于正倾力打造，湖南卫视2014年度巨献

杨蓉/金世佳
袁姗姗/张哲瀚
豪华阵容，倾情演绎

随书附赠独家高清全彩剧照
精美明信片+明星海报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ZHUO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美人制造

下卷

于正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莲衣出走爱无间	001
第二章	阿九换心恨别离	017
第三章	内乱勇探孔雀庄	039
第四章	儿戏选婿促良缘	082
第五章	牡丹园中烟雨情	119
第六章	鸳鸯双飞乐相逢	149
第七章	李代桃僵人鱼泪	194
第八章	还君明珠云见天	200
第九章	恋恋情深女将军	210
第十章	云散雾霁理红妆	228

莲衣出走爱无间

第一章



酒坊不大，却极其忙碌，来来往往的工人们晒糠的、酿酒的，热闹成一团。

贺兰钧将阿九带到酒坊后院存放新酒的院子，却见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围起了一圈薄纱，她回头望向贺兰钧，“这是……”

贺兰钧看着她微笑，“今天是你的生辰，我要送你一坛女儿红。”

阿九看了看院子里的酒缸，摇头失笑，“贺兰公子，你知道女儿红是怎么酿成的吗？”看他只是看着她笑，阿九心知他必是不知，便继续笑道，“女儿红必须是刚出生的女儿在新酿好的酒里洗了澡，然后封坛埋入地下，等女儿出嫁时再开坛赠送亲友。我这么大了，装不进酒缸的。贺兰公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咱们回去吧，别为难人家了。”

贺兰钧抓住她的手腕，阻止她离开，脸上的笑竟带了几分调皮的味道，“没试过怎么知道做不成呢？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



阿九一愣，还没想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却见贺兰钧拍了拍手，原本挂着的薄纱不知怎么突然落在了地上，露出之前一直被遮挡住的浴池，浴池很大，足可容纳三人，令人吃惊的是池中竟注满了刚酿出来的美酒，此时正散发着醉人的酒香！

阿九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酒池，回不过神来。

贺兰钧始终微笑地看着她，见她如此反应，心里溢出心疼，轻声道：“这是上好的佳酿，我在里面加入了流香散，能祛除你体内的湿热。待你洗完澡就将它封存好，埋入地下，什么时候你成亲了再取出来，一样是女儿红！”

“女儿红？”阿九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湿润的眼眸泪水莹然。

贺兰钧抬手做了个请的动作，不知何时聚集到一起的酿酒师和工人们便齐声喊道：“恭请阿九姑娘沐浴！”

声落，余音却袅袅不绝，裹着酒香，似冲上了九霄，回荡在天地间，在阿九耳边隆隆作响，直到阿九坐进了酒池中，那声音仍在耳边回荡。

掬起一捧香气醉人的酒，阿九俯身将脸整个埋了进去，顺便将抑制不住的泪水全都埋进了酒水里。

就算这缸酒因这泪水变得酸涩，依然会是这世上最甜美、最香醇的女儿红，没有之一！

一起封存好女儿红，又亲自将那个巨大的酒缸埋入地下后，贺兰钧与阿九被酿酒师们留下共饮佳酿，待得两人带着醉意离开，已月上中天了。

在阿九疑惑不解的目光中，贺兰钧一路拉着她跑到山顶，直到两人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下脚步。

“不行了，跑不动了。”娇弱的阿九先停了脚步，一手抚着胸口弯腰拼命喘气。

贺兰钧笑得一张脸都在发光，“跑不动了就留下来看风景吧，你喜欢这里吗？”

阿九下意识地往四周看去，今晚月色不明，能见度虽不高，但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四周有什么景致却看不出来，她下意识地道：“这里黑灯

瞎火的，有什么好看的？”

贺兰钧神秘地一笑，从怀里取出火石打燃，往地上一扔，却见原本一片碧色的草地突然被点燃，火势逐渐蔓延，竟化成无数个如繁星的火圈，而他们所站的位置，则在火圈的正中央。

“哇，好漂亮！”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奇景，阿九顿时看呆了。

看着她惊讶又喜悦的样子，还带着好奇的天真，贺兰钧只觉得心里发软，笑道：“记得小时候我娘生日时我爹为她点起一千盏灯，娘很高兴。我这一生没有为女孩子做过任何事，第一次做这个，你能开心我很高兴。”

阿九兴奋地仰头看他，一双眼中光芒闪烁，直逼脚下闪烁的火星，“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真的从来没有过！”

“那是不是该庆祝一下？”贺兰钧侧过头眨了眨眼，却让阿九忍不住红了脸。

“怎么庆祝？”

贺兰钧起身取出早就备好的酒壶，在眼前轻轻摇晃一下，“不醉不归怎样？”

火光下，红着脸笑得开怀的阿九如一朵盛开的海棠，美得触目惊心，让人移不开目光。

两人并肩坐在火圈中，一人一口喝着酒，只要转头看见对方就忍不住露出笑容，气氛温馨美好。仰头望着天上稀稀拉拉的星星，贺兰钧突然感慨道：“其实我是一个很寂寞的人。我从小到大都被说成天才，所以养成了目空一切的习惯。我总是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他低头“嗤”地笑了一声，声音里多了几分落寞，“但其实我是羡慕他们。他们犯了错可以被原谅，而我犯了错却要遭人唾骂。”自幼承受的压力大得让他每每回想起来都会忍不住难过。

阿九轻笑，看向他的目光中只有了然和惺惺相惜，“我懂。有时候做最好的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开心的，嫉妒的眼光越多，压力便越大，到最后连自己也觉得不能输，不能掉下去。”她顿了顿，猛地灌下一口酒，声音里多了几分苦涩，“就像自己给自己系上了一条绳子，越出色便绷得越紧，谁也不知道这绳子什么时候会断，或者……勒死自己。”



震惊地转头看她，贺兰钧万万没料到她竟会比自己感受还要深刻。但随即想到她在戏班子那种凭技艺吃饭的地方生活，其实跟自己也差不多，便不由得心下戚戚然，也闷头喝了一大口酒。

抬头，却见天边划过流星，长长的尾巴划过天际，犹如暗黑的幕布上涂上了一抹刺眼亮丽的浓彩。侧头看去，阿九正在双手合十许愿，她那带着几分天真之色的绝美容颜在火光的映照下透出几分庄严端庄的感觉，贺兰钧觉得心头升起一股暖流。

“你许了什么愿？”

睁眼看他，阿九的双眸盈盈，包含着说不出的情感，“愿如梁前燕，岁岁长相见。”

只愿他们都是自由自在的梁前燕，日日相见，没有那些让人难过的背叛与齟齬。

贺兰钧一怔，与她对视的目光再也移不开，只是喃喃地道：“真美好。”

这一刻，他们两人的心是真的靠在一起的，没有丝毫隔阂，没有半点儿猜忌与疑惑。

阿九的脸越发红了，一双眼如同罩上一层薄雾，水盈盈地发光，越发衬得眸子乌黑灿亮。阿九心里有鬼，贺兰钧真挚坦诚的目光让她再也不敢直视，只好转开目光，轻声问道：“你呢？许了什么愿？”

贺兰钧也转开了目光，洒脱地一笑：“我不相信愿望，我只相信我自己。”他语气里透露出强大的自信，越发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气势不凡。

阿九目光暗了暗，可笑容却越发灿烂了，“那以后我也不相信了，我只相信你！”她说这话时一副天真烂漫，全然信服贺兰钧的模样，顿时把贺兰钧逗笑了。

“哈哈，你真有趣，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趣的人！”眼见夜色更深，贺兰钧拉着阿九起身打算回去了，阿九却恋恋不舍，如水般温柔的双眼看着火焰逐渐淡下去的火圈，流连不已。

“可不可以再待一会儿？我也是一个怕寂寞的人，我怕回到屋里，今天的一切就会像梦一样消失……”

轻握了一下她的手，贺兰钧看着她的目光充满了心疼与宠爱，“不会的，

你今天晚上是寿星，我保证会有很多很多人陪着你，你不会寂寞的。”

疑惑地看向他，阿九想问，贺兰钧却只是摇了摇头，唇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

回到人面桃花楼，阿九迟疑着不肯进房，贺兰钧双手负在身后，始终含笑站在她房门外的院子里，任她一步一回头，直到她再一次表现出不想进房的意愿时，他才笑着道：“相信我，你真的不会寂寞的。”说着又点了点头，似乎这样就能让自己的话更有可信度一样。

再次看他一眼，阿九咬了咬牙，忍着眼中即将控制不住的泪水，深吸口气推开房门，却猛然一愣，瞪大眼睛看着满屋飞舞的萤火虫，星星点点的萤光如会飞的星星，瞬间将原本空寂的房间填充得满满当当的，而且还如梦似幻。

她回头看贺兰钧，脸上是满满的震惊。这样的礼物，这样的用心，她……她如何承受得起？

贺兰钧终于满意了，笑着嘱咐她早点儿休息后就要离开，却被从后面扑过来的阿九一把抱住了腰，阿九的声音带着感动的哽咽，“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的问题让贺兰钧失笑，“我也不知道，就是情不自禁地想对你好，想看你开心的样子。”

阿九心头一疼，“可是美好的东西往往很容易消失，一旦进了心里，要是再回不到这一刻，那该多痛苦？”

她这样患得患失，顿时又惹笑了贺兰钧，“天长地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努力，即使真的做不到，回忆放在心里是抹不掉的，它永远在那个地方，那个位置。”

“贺兰钧，你真的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男人。”身后阿九的声音幽幽的，似乎带着某种不甘心，又有所感慨。

贺兰钧再次失笑，“那只是对某些人而言，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的。”他拍了拍阿九环抱在他腰间的手，劝道，“睡吧，做个好梦！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梦里见过别人了，但今晚我想梦见你。”

阿九的声音哽住了，靠在他后背上的脑袋轻轻点了点，但在他看不见



的位置，一行清泪缓缓滑出眼眶。

这样的贺兰钧，让她如何拒绝？如何下手害他？贺兰钧，贺兰钧……

很快便到了比试的日子，少了苏莲衣在身边，贺兰钧理所当然地带了阿九进宫。站在贺兰钧身边，阿九神色复杂。她真的不想站在这里，但她没有办法。

她是杀手，背叛雇主是不被允许的，她不怕承受千蛇噬咬之苦，不怕琅琊阁主取她性命，但她却不能让那个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再次面临死亡。那个为了她失去一只脚，又为了她跳下悬崖的人。

阿七，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就算我负尽天下人，也绝不负你。

仰头将眼里的泪水逼回，阿九露出完美的笑容，看向贺兰钧，果然从他眼里看出了赞赏。对于她消失几天去庙里为他祈福的说法，贺兰钧从未怀疑过，他根本就想不到这几天的时间里她经历了什么，也不会想到她为了他甚至想过背叛琅琊阁，用自己的命来换取他比试的胜利。

但没关系了，一切又将回到原点，他不知道才最好。深吸口气，阿九跟上贺兰钧的脚步，一起踏入万象神宫。

一身白色宫装的阿九素雅而清冷，未做任何修饰的面容如出水芙蓉，虽不如浓妆时美艳动人，却也自有一股清淡柔和的小家碧玉之美。

而脱不花带来的女子长相一般，在她巧施妙手之后，竟也变得明艳动人，非比寻常。

贺兰钧琢磨着脱不花的手法与所用脂粉，心中暗暗惊讶，若不是他早料到会如此而另辟蹊径，要赢她还真的很难。

女皇陛下打量了半天阿九和脱不花带来的女子，才不甘心地说道：“楼兰圣手所打造的妆容更加精致，若贺兰钧你没有别的手段，那……”要判楼兰脱不花胜了。

贺兰钧轻轻一笑，取过一旁案几上的茶水，对着阿九的脸就泼了上去。要知道，任何脂粉遇水都会糊成一团，不但起不到装扮修饰的作用，反而会让人看上去如同被毁容一般，难看至极。

茶水从阿九脸上滴落，但妆容却丝毫未变，仍然是那副清秀绝伦的模样。众人惊讶不已，贺兰钧任他们打量阿九，一边轻笑道：“再精致的妆

容一旦到了夏天，出了汗便会花掉，到时候不但精致全无，还会变成笑话。”他指了指阿九，向女皇说道，“陛下请看，我的化妆术虽然不能让她美艳奇特，但胜在干净无华，即使满身大汗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女皇陛下忍不住凑近看了看，笑着点头：“没错，夏日最怕的就是出汗，会糊了妆容。贺兰钧，你是如何做到的？”

贺兰钧一笑，将阿九脖子上的明珠展示给众人看，“回女皇陛下话，关键就在这申明珠上。明珠光华耀人，照在人脸上能使人肌肤变得润泽，更加好看，所以能显出浑然天成的效果。”

女皇再次点头，“看来这一局你又赢了。”

女皇话音刚落，却听到一直没有动静的脱不花喝道：“且慢！”众人转头看她，脱不花向女皇行礼，倔强的脸上满是不服，“女皇陛下，谁说在下的妆容出汗就会毁掉？”她同样取过案几上的茶水泼到身边女子的脸上，却见那女子脸上精致的妆容竟然也丝毫未变，这下不止女皇陛下，就连贺兰钧也忍不住大惊。

这是怎么回事？

脱不花得意地笑道：“贺兰大人的明珠的确好，但一串明珠又怎及得上千千万万颗明珠？请女皇陛下灭灯。”

没有灯光的照耀，阿九脖子上那串明珠散发着柔和莹然的光，越发衬出她的脸清雅干净，但更让人惊讶的却是脱不花带来的女子，竟然全身都散发着这样柔和的光，仿佛穿了一件用明珠做的衣服。

果然，只听脱不花说道：“女皇陛下，我这件衣服全部使用明珠串成，穿在身上不但让妆容变得更加精致，更能让全身肌肤都得到润泽，而且还给人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您觉得这一局谁胜谁负呢？”

胜负已摆在眼前，女皇狠狠地瞪了贺兰钧一眼，判了楼兰圣手胜，终究脸上过不去，匆匆离去。

扳回一局的楼兰使者团顿时爆发出得意的大笑声，而贺兰钧的脸色却在这笑声中越来越凝重。

竟然是同样的方法，却比他用得更完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通风报信？他没有回头看，故而错过了阿九脸上那抹藏也藏不住的愧疚。



回家的路上，阿九一直试图安慰贺兰钧，却始终无法令他开颜。踏进人面桃花楼的大门时，她还是一副纠结不解的模样，“怎么会这样？明珠明明是贺兰大哥你无意间发现的，他们怎么会也想到用这一招呢？”

话音刚落，却见苏莲衣冷笑着从楼上阿九的房间里走了下来，看着她，冷冷地道：“为什么？当然是你通风报信！”她将手上抓着的信鸽晃了晃，从信鸽脚上取下一张纸条，念道，“一切顺利，等你第三个结果。”她侧头看向阿九，脸上是藏也藏不住的愤恨，“我本来想在你房间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却不料被我发现了这只鸽子和脚上的纸条。阿九，贺兰钧对你这么好，你好狠的心啊。”

阿九看了一眼纸条，拼命摇头，“这根本就是诬陷，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哼，人赃并获，你还敢狡辩？”苏莲衣转向贺兰钧，“如果现在你还包庇她，那你贺兰钧就是个王八蛋，不值得别人帮你！”

阿九也看向贺兰钧，眼里含着泪，却极力压抑，“就凭一张纸条、一只鸽子就能诬陷定人的罪，那府衙里的罪犯早就住不下了吧。”

苏莲衣还要再说，被她们吵得一个头两个大的贺兰钧再也忍不住了，皱眉喝道：“够了，谁也别说了。要知道谁在说谎很简单，将鸽子放出去，看它飞到哪里就知道谁跟谁勾结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苏莲衣点点头，却看向阿九，满脸嘲讽地道，“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逃脱！”

她挥手将鸽子放飞，鸽子在人面桃花楼的大厅里盘旋一圈，正要飞出门去，翅膀忽然僵住，掉在了地上。苏莲衣大惊，贺兰钧上前查看，声音里却多了几分冷沉，“这鸽子被人喂了毒药。”他说着，目光转向苏莲衣，顿了顿，道，“就这样吧，我想静一静，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既如此说了，苏莲衣纵然有满腔的疑惑与愤怒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愤愤不平地瞪了阿九一眼，可恶，又让她逃过一次！她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从那以后，跟踪阿九就成了苏莲衣每天必做的事。看着阿九陪着贺兰钧出入洛阳城的布店、成衣店，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苏莲衣恨得直

咬牙。

贺兰钧，你这个笨蛋，被人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她一定会抓到阿九的小辫子证明给他看，只有自己才是对他最好的……

“姑娘！”身后突然冒出一个人来，拉住她的胳膊一脸欣喜，“上次你买的那只鸽子怎么样？我按你说的时间给它喂了药，直接放飞，肯定会在预定的时间内毒发死掉，你的计划应该成功了吧？我们可以继续做生意的。”

却是鸽子店的老板。

苏莲衣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你说什么？我不认识你，走开！”挣开他的手，就要追上贺兰钧，却见前头阿九回头看了她一眼，竟拉着贺兰钧转了回来，听鸽子店的老板又重复了一遍，才撇嘴道：“贺兰大哥，我真没想到，原来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莲衣姐安排的。莲衣姐，你怎么能这样？”话刚出口，她眼中又冒出了盈盈泪光。

“这……这不是我做的！”似乎是想到了之前自己做的事，苏莲衣反驳得相当无力。

阿九却不给她机会辩白，直接指控道：“我终于明白了，你出于嫉妒一直针对我就算了，这次还来陷害我，贺兰大哥这次输了比赛，是不是你故意泄的密？”

这一次，苏莲衣的反驳多了几分理直气壮：“胡说，你少含血喷人！我泄密有什么好处？”话刚出口，她便后悔了。

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方才鸽子店的老板都已经说了。自己买了只鸽子喂毒，然后诬陷在阿九身上，让刚输了比赛的贺兰钧在生气之下赶走阿九，那以后贺兰钧就只属于她苏莲衣一个人了。

阿九撇了撇嘴，没有说话，但她脸上的表情却再明显不过了。

无论怎么反驳，似乎都显得无力。苏莲衣无奈地转头看向贺兰钧，“贺兰钧，你不会也相信她的话吧？”

虽然她告诉自己要相信贺兰钧，相信他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但看到贺兰钧对阿九的态度，她却没有了多大自信，因此这句话问得颇有些无力，而她脸上更是显出几分惶恐不安定地看着她。贺兰钧没有马上说话，



但他的目光却带着浓浓的冷意和探究，让苏莲衣的心一再地往下沉。果然，半晌之后，贺兰钧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转身离开。

“嫉妒真的会使一个女人发疯。”他说。

“砰”的一声，苏莲衣仿佛听到了盖棺定论的声音。原来，他真的是这么看她的。他相信了阿九，却不相信她。

她知道自己要是再纠缠下去就显得无理取闹了，她现在应该转头就走，留给他一个潇洒的背影，让他去后悔一辈子……

但她做不到。

咬着唇，苏莲衣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贺兰钧面前，扯住他的胳膊，看着他的目光里甚至带了几分解求，“贺兰钧，我跟你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不知道吗？你居然会相信这样的女人？”

用力按下她指向阿九的手指，贺兰钧的声音冷到极点，“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更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苏莲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好聚好散。”

看着她一脸死灰、颤抖着嘴唇想要挽回的样子，他没有再给她说话的机会，用力推开她，决绝地转身离开，而阿九，神色复杂地看了苏莲衣一眼后，就追着他而去了，只留下苏莲衣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浑身发抖。

“贺兰钧，你这个大笨蛋，你根本不懂人家怎么想的，你是个大笨蛋，我再也不管你了，再也不管你了……”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是惊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吓坏了街上的行人。

但苏莲衣却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就这么站在大街上，哭得毫无形象，好像要将所有的心痛、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委屈全都哭出来似的……

“你知不知道那个叫苏莲衣的女人一直在盯着你？”密室里，裴云天不满地看着站在他身前的阿九。

阿九却仿佛不懂他的意思，恭敬却死板地回道：“我不知道。”

相对于前几次的见面，这一次的阿九变了很多，好像再没有了思想和灵魂，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杀手，其实不就是一个工具吗？一个杀人的

工具。

重重将手中的茶杯放在桌子上，裴云天哼了一声，“你最近越来越心不在焉了。你让我怎么敢用你？”

阿九撇了撇嘴，面上浮起一抹嘲讽的笑。他怎么不敢用她？她若不听话，他便会将她交给琅琊阁的阁主，阁主有的是法子让她就范。想到那个被冻成冰块的人，阿九就忍不住一阵心痛。

但她面上仍摆出一副恭敬的样子，“对不起，我会注意。”

她的态度取悦了裴云天，他稍稍放缓了语气，道：“还好，我一早派人注意着这个女人，演了这么一出之后，你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但你要抓紧时间，尽快探听出第三次比赛贺兰钧究竟想玩什么花样，否则三局两胜，他依然是赢的，明白吗？”

“是。”恭敬地答完，阿九转身离开。身后的裴云天看着她瘦小挺直的背影，却露出一抹若有所思的神色。

背叛过一次的杀手就好比是破了的风筝，就算能飞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地。想到阿九为了贺兰钧竟然想过背叛琅琊阁与他，裴云天就忍不住皱起眉。

看来他必须好好盯着阿九才行。最后一场比试至关重要，若因此出现什么意外，那可就太不好了。

心事重重的阿九回到人面桃花楼，刚踏进院子就被一大群鸽子围了个严实，扑腾的翅膀和纷乱的叫声让她一瞬间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怎么买这么多鸟回来？”看着安然蹲在院子中间喂食的贺兰钧，阿九有些不太明白。

没有抬头看她，贺兰钧的声音里有深深的失落，“人和人之间相处太难了，倒不如跟鸟相处。”

虽然知道他是在说苏莲衣的事，但阿九心里还是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还在为莲衣姐的事生气？快别想那么多了，你要努力赢第三局才行。”

“我们认识很久了，也经历过很多事，我真没想到嫉妒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感慨完，贺兰钧抬头看她，却叹气道，“第三局关系着我的生死，



我自会想法办妥。”

忍了忍，她还是问道：“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这回，贺兰钧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摇摇头道：“不必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会儿吧。”

阿九点头，离开的脚步却非常迟疑。她想对他说对不起，想说其实自己并不想他死，但她身不由己，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将他引向死亡……

在眼中的泪珠落下之前，阿九终于转身离开了。而贺兰钧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般，仍在专心致志地给鸟喂食。

夜晚的歌舞坊里依然人声鼎沸，女皇陛下统治下的大唐河清海晏，在花街柳巷与歌舞坊的生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隔着半掩的门，贺兰钧看着厢房里正在跳舞的阿九。她的舞姿一如初见之时，清雅飘逸，又带着几分仿若不知世事的天真诱惑，让人无法抗拒。

只是如今在这厢房之内欣赏的，却是一个脑满肠肥，满腔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富商。

一曲罢，阿九旋身，正好落入富商期待已久的怀抱之中，甜腻娇嗲的声音里藏着阴谋，“你真的有金缕玉衣？”

伸手在她脸上摸了一把，富商笑得淫贱而猥琐，“当然，你看。”他打开桌上的匣子，宝光闪烁，里面果然是传闻中的金缕玉衣，异常华贵。

“只要你是我的，它就是你的。”富商肥厚的唇贴上阿九的脸，喷涌而出的气息却让她忍不住避开，富商顿时恼羞成怒，“贱货，还想不想要金缕玉衣了？美人到处都有，这金缕玉衣可就只这一件！”

他起身欲走，阿九慌忙起身相拦，整个人都投进了他的怀里，“别，我要，我要……”

得意地一笑，富商丢下匣子，双手伸出搂向阿九，神情猥琐至极，“小美人儿……”

“砰”的一声响，富商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被他抱在怀里的小美人却失去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突然站在他面前的贺兰钧那张寒可比冰的

俊脸，“滚！”

富商惊叫：“你……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阿九也惊叫道：“贺兰大哥你做什么？快放开我，你明天的比赛生死攸关，他有金缕玉衣，能帮你的……”

“闭嘴！”贺兰钧呵斥着，他神情平静，声音里充满了怒火，“我早说过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已经有办法赢得比赛了，这金缕玉衣对我没用，你别再乱来了。”拉过阿九，他看也不看富商一眼，转身而去。

直到两人的身影完全消失，那“富商”却突然从怀里取出两锭足有五十两的银锭抛了抛，笑了。

但他的笑容只维持到出歌舞坊的大门，因为一出门他就被苏莲衣和春花秋月这帮娘子军抓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任谁被麻袋套住都会惊慌失措。

狠狠一脚踢在他身上，苏莲衣压低声音要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说话，我们问一句你答一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这招是她从楚王那里学来的，只要鞭子在手，还怕问不到口供吗？

麻袋里的人稍微迟疑了一下，一鞭子便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身上，顿时疼得他直抽气，“是是是，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又没人让他保密。

苏莲衣果然就问了歌舞坊厢房的事，“富商”在鞭子的威胁下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本是屠夫，那个叫阿九的女人找上我，给我钱让我假扮富商，拿假的金缕玉衣来这里找她，故意做出调戏她的样子……”

果然是这样，苏莲衣只觉得心里一沉，手里的鞭子便忍不住狠狠地抽了几下，也不理春花、秋月的叫喊，转身往人面桃花楼跑去。

贺兰钧与脱不花的第三场比试就是服饰，阿九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贺兰钧将第三场比试所用的服饰告诉她。同一个方法居然敢用两次，这个阿九就这么笃定贺兰钧还会上当？还是说，她拿准了贺兰钧的心里只有她，所以事事都会受她摆布？

她绝不会让她的阴谋得逞，她必须告诉贺兰钧，必须阻止阿九！



人面桃花楼就在前面，而贺兰钧拉着阿九正要进门，苏莲衣加快脚步冲上去，“贺兰……”旁边一只手力道极大地伸过来，捂住她的嘴，将她拖向黑暗的角落，随即一把粉末撒下，苏莲衣连人都没看清，便倒在了地上。

裴云天看都没看她一眼，只是小心地探头看向听见叫声回头的贺兰钧，见他虽疑惑地四处打量，却被阿九拉了回去，裴云天才舒了口气。

果然要他亲自盯着才不会出任何纰漏啊。至于苏莲衣，他看着地上昏迷的人，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

拿来威胁贺兰钧，似乎很好用呢。

因为不能让阿九再跟着担心，做出些没有脑子只知道糟蹋自己的蠢事，贺兰钧只好将她直接带到密室，打开他专用密柜上的锁，从中取出一件华丽的羽毛衣服。五彩羽毛不知用什么方法缝缀成衣服，在灯光下流溢着神秘而夺人眼球的光彩，漂亮得仿佛仙女的新衣。

看着她满眼赞叹，贺兰钧不禁笑道：“其实我早应该跟你说的，只是经过上一局比赛我心里难免有些阴影，总觉得谁都有可能泄露机密，所以一直没说出来，结果害你担心，对不起。”

阿九的眼睛里映着羽毛衣服上的光彩，深邃迷人，却又带着某种不确定的不安，“可是现在第三局比赛还没开始，你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你就不怕我泄密？”

看着她笑了笑，贺兰钧伸手将她轻轻揽进怀里，贴着她的耳朵轻声道：“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如果这个世上连我我都不能信任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该信任谁了。”感觉怀里的人身体僵了僵，贺兰钧轻轻放开她，取出衣服为她穿上，看着她如仙女下凡般的舞姿，他的眼里满满的都是爱。

借着转身的机会，阿九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她无法丢下阿七不管，对贺兰钧，只能抱歉了。

果然，第二天到了万象神宫，贺兰钧看着脱不花与楼兰使者身边穿着简约羽毛服的女子，轻轻笑了笑，神色变幻莫测。

倒是女皇陛下看了看两边准备的服饰，忍不住笑了，“两位爱卿真是